

独家联办单位: 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  
清新福建·山海宁德 Refreshing Fujian Shanhai Ningde  
福建福来自游自在  
欲览宁德精彩风光欢迎点击: 宁德旅游网  
网址: http://www.ndly.gov.cn 微信公众号: ndly12301

清新福建·山海宁德 Refreshing Fujian Shanhai Ningde  
魅力闽东与您相约  
协办: 蕉城区文旅局 福鼎市文旅局 福安市文旅局 霞浦县文旅局 寿宁县文旅局 屏南县文旅局 古田县文旅局 周宁县文旅局 柘荣县文旅局

# 穿过邑坂原始森林,你慢些走



霍童邑坂村 李在定 摄

坂首任村长为严正声明保护森林这一族训,有意让他的孩子到树林中砍一棵小树,然后对孩子进行重罚,以示公正严明,身体力行以警示村民和后人保护森林的决心。由此,村落西南保留下这一片近300多亩的原始森林。

历史,是我们的老师。父亲说这话时,眼睛迷离。  
很多年后,宁德师专生物系主任来为森林里的大树挂纲目科属标签。在近700多年的时间里,一个村落安静地保留下这片风水林。没有喧哗没有骚动。我记得,每年除夕帮奶奶灶灶火时,总会小心翼翼地回奶奶柴片的来处。这肯定让人迫不及待,去渴望解开如此远见的力量。又过了很多年,一次,我和前来自游规划的同济大学教授站在邑坂大桥远眺原始森林时,他沉思良久,说,这信息量太丰富了。他后来所说的话,成了通向谜底的一条线索。

当我们从原始森林的话题追问到邑坂自古有“八卦”的赞誉时,他迟疑了一会儿,归结:落叶才能生根,生根不忘乡土。他那时说出如此诗意的话时,面前一牙缸的酒所剩无几。他指了指杯中,说,只有我们霍童溪的水,才能酿好酒。

我想我恐怕要食言了,我以后不会用“告诉”这词儿,因为,对于一片原始森林对于一个古村落怎么来,“告诉”这词儿显得那么空洞那么苍白无力,以至于那么地虚假。就让邑坂是“八卦村”的谜,至今未解吧。

一棵大树,参天而立。两棵大树,直耸云霄。它们一直生长,一直在掉落树叶,落下的每一片树叶,又生根发芽。发芽生根之后,又成了参天大树。大自然是最好的小说家,这个,你懂吧?

还是拉回话题。那天回到榻榻的酒店,同济大学的规划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,他说你的老家,牛啊!从村落规划专业角度说,在村落沿溪的沙壤地上种植树林,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防止水土流失;从组织建构上说,一个村级组织设置的村规民约,能传承六七百年,体现了最严格也最朴素的集体夙愿。话语谦逊,却点出了要害。

这么说来,你让脑海的记忆满枝丫地疯狂生长,求你帮我,捕捉住更多村落名字

的所有来源线索吧。你听,森林里的树桩、围绕村落的溪水声、漂流而下的树叶,它们都像什么?——像一条条谜语。古人把灯谜比喻为文虎,不够形象,应该称之为“撰松鼠”。撰,眼睛去拍摄;松鼠,跳跃得让人捉摸不定。什么?你说对了,你应该早说用比喻。比喻,是我们对邑坂森林对村落最知足也最有启发的词儿。我一次次走进邑坂原始森林一次次像在猜谜语,我得走得慢些,愈来愈慢,最后接近比喻。

但我后来醒悟过来,当我快要接近时,比喻躲到树桩的另一端。这让我越来越不懂,所有知识的匮乏是其次,最主要的是开始别路错方向,别去其他地方,来邑坂,来邑坂森林,就像快乐。获取快乐,不在于你走遍了的多少,而在于你对生活的距离。谜语,让我们对生活保持了距离,让延伸出快乐。我似乎说离题了,像我父亲那样说着说着就说离题了。

慢下来,就能体会。一次次走进森林一次次踏进河流一般,最终变幻得那么离奇,像古老的传说在重复唱着一曲。在复调中,在回忆中。在森林里,你不是你。这句话很多人有很多的注解。比如,你是一棵树,你本身来自大自然;你也可以是一名孩子,这样你不会丢失掉父亲。你坚持永远做一个孩子,父亲就永远不会老去。父亲说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道谜语。说出松鼠是哨兵,那是因为父亲是一名军人,我意识到父亲的伟大,一个初小的文化竟然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。

多好!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是,带孩子走一趟原始森林。

对了,在森林,你成为一个哲学家,其实哪里是梭罗创造了瓦尔登湖,应该是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造就了梭罗。在邑坂原始森林,你的浮想联翩会让思想成为一瓣瓣枫香树的黄花,落下来时像是在跳一曲狐狸才能跳出的狐步舞曲。

你盯着我的手,干嘛?老家的酒不会醉。当然,回到老家让我兴奋不已。你说对了,我是那一只刚刚穿过森林枫香树的松鼠。

你看见了吧?



洞天福地 诗画蕉城 主题笔会作品选登



多彩乡村 幸福福鼎 主题笔会作品选登

## 组诗三首

吴晓霞

### 《破茧》



刘岩生 摄

虎斑蝶在破茧,像重生。  
清晨,阳光洒落在赤溪蝴蝶园,  
一只蝶,像一艘彩舟从茧中驶出。

后来,它扇动翅,飞向晴空……  
也就是飞向我们头顶之上的湛蓝。  
偶尔,迎着我们的惊叹盘旋,  
大多数时候不会与我们亲近。歇于草尖、叶梢。  
——它并不知道自由那令人醉的魅力,  
绚丽蝶翼像刚刚被  
梦幻世界,从另一个天地唤出。

### 《凤凰谣》



明亮 摄

时光回溯:它从柏洋村客家女子  
凤凰般的凤凰装开始了……

从银簪,到彩带的飘舞,  
从篝火,到畲族老者智慧的眼眸。  
……衣衫上彩绣绵延。歌声  
飘向女子那端庄、秀丽的身姿。

一舞罢了,山林静穆。余韵  
飘荡在古老而神秘的山谷。  
——回味欢悦是容易的。难的是怎样  
和岁月变迁在一起。怎样理解  
所有人都散了,一抹夕阳  
却留了下来——

……像被铭刻在峰巅。现在,  
所有宁静都是它的。

### 《海螺》



刘岩生 摄

——那是关于幽闭的  
又一种版本:一种有无限耐心的囚,  
在渔井村的涛声里经营它的幽囚所:  
当浪波轻柔地摇晃,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,  
如同披斗篷的巫师有韵律的蛊惑,  
挣脱束缚是如此艰难。

你在不断舍弃,先是华彩光泽,  
接着是厚实、日渐斑驳的躯壳。  
如同咀嚼荒芜,在寂静里偶尔传来“嘶嘶”的幽  
微之音,  
如同在对消磨不知不觉的耐受中已构建起  
某种木然,漫过你螺身的旋纹,一直在雕刻你  
心底更幽、更易灭的过往。

直至你变得很寂,被遗在礁岩的角落中,  
拂过的风,“呼呼”作响,像卷着破碎的残梦  
……  
但没有谁深究你容纳过什么。岁月  
只漠视,不说怅惘,也从不说出  
万物需要释怀的原因。

## 林峰

1

嘘,别出声,别说话,连一声响都不要。  
糟糕,我提示你,就等同于我自己发出了声响,打自己的脸。你认同了吧,走进邑坂原始森林,说话的坏处是干扰了难得的宁静。宁静拉开了我们对事物的距离,像树叶离开树干。不,我不能再说,虽然原始森林总是在勾引你,你得自己看。我以后或许会告诉你。我父亲就是这么对我说的。他说,你看,在森林里,你的表情你的眼睛才是重要的,倒过来也成立,是你的眼睛带动了你的表情,你的表情带动了你的嘴巴。他张大嘴巴。目瞪口呆就是这样子。

这让我联接上小时候父亲带我走进森林时那段回忆的末梢。他补了那句,在森林你是哨兵。  
别问,因为我说了,不要说话,那样会惊动松鼠。什么?你想问的是松鼠在哪里?这太糟糕了,我们甚至还没说话,仅仅是一个个踩在满是树叶的脚步声就已经暴露了我们的足迹。你得慢些走。对,像这样,像电影慢镜头那样。第一步,第二步;而后再第一步,第二步。而后抬头,那一棵是竹柏;再前面的是龙瓜樟,旁边布满八角桂花。靠近霍童溪的那棵枫香树,霍童溪和赤溪溪围绕着村庄流淌着。你看,她的枝丫弯曲得像在舞蹈,像在抖音音里意外刷到的室内蹦极里的那一位青春女子。她的笑容让我心碎又复苏;她麦穗般跳跃,像穿行在云端的浪花。  
糟糕,你看,我说说着说着就离了题。

## 白菜敏

深秋的阳光爽朗而热情,从东边越洋而来,再翻山越岭,一路泼洒,直抵赤溪谷地;被抛在九鲤溪的水面上,搁在溪边的茶园里,也洒在长安新街的地面上。  
长安新街地处九鲤溪的下游地带,周遭山环水抱,芳草鲜美,俨然武陵人的桃花源。要在以前,除了绿溪上溯,外人很难到达这个山中溪谷洼地,直到连接沿海的牙(城)赤(溪)公路建成,美丽的赤溪才真正掀开了面纱。

街旁有一块小石碑,竖排阴刻“全国扶贫第一村”七个隶书大字,并罩以玻璃外壳。杜赢的“赤溪白茶”直营门店就在斜对面。待我赶到门店,大板茶桌前已坐满了人。杜赢端坐主位,一边泡茶,一边跟来访者搭话。多年来,杜赢作为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福鼎市赤溪村返乡大学生创业者的典型,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采访。  
一束光打在他的脸上,杜赢的脸庞洋溢着明亮的光晕。我向屋外寻找光源,发现是小石碑玻璃罩的折射。

据说小石碑为赤溪村民于2008年1月自发所立。第二年,杜赢考上了大学,离开了赤溪镇。  
那时候的长安新街刚刚有了雏形。20世纪90年代,赤溪镇下山溪自然村成为福建省第一批“造福工程”实施对象,村民们告别了世代居住的茅草房,整村搬迁到赤溪镇中心地带,住进了新盖的楼房。后来有了第二批、第三批……一条长长的街就形成。逐渐走出贫困的赤溪群众想要长久的安宁,也表达对北京的感恩,就给这条街取名“长安新街”。

“下山溪”是中国扶贫史上的“热词”,被使用的频率与“赤溪村”不分伯仲。那一封众所周知的人民日报“读者来信”,反映的就是下山溪村的贫困状况,中国的扶贫事业由此滥觞。7年前,由于工作关系,我三天两头跑赤溪,却一直没有去过这个据说是“挂”在山上的村落。除了山险路远,主要还是因为下山溪作为村庄其实已经“消失”了。  
村庄的生命在于要有人的存在。如果没人,村庄就只剩记忆和乡愁了。赤溪的“造福工程”先是许多小村落的“消失”,

嘘,我不说了。  
不过,有时候我们大多会很失望,因为我们依旧没法看见那些瞬息而跃的松鼠。它黑黝黝,像是披着迷彩服,对了,那只松鼠就是这片森林的哨兵,我父亲的这个比喻真的再准确不过了——它太精明,它是一号哨哨,一个绝对称职的巡逻战士。

2

脚底,尽是窸窣窸窣的声响,唤醒一丝丝的回忆。父亲小时候肯定在这片原始森林里迷失过。因为最开始他说这片原始森林怎么来时,还好好好的。

他说,很久很久以前,明代洪武年间发了一次大洪水。洪水说来就来,你不用问为什么。结果,下了九天九夜,不是他们说的三天三夜。就在那时,也不知道从霍童上游的什么地方漂下来一个石碑。石碑完好无缺,落在现在森林内的这片叫福坪的昏晃地儿,不走了。起初,谁都没留意,可是奇了,碑上刻有字“东昭定国明王”,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,之后历次洪水都不曾淹没过这块石碑。于是,村里人立香火供奉,每逢佳节、喜庆事都来福坪供请祈福。

他说这个传奇时,正在喝着他自己酿的红米酒。他举杯的那刻,我冒出第一个答案是,那是古人对文字的尊重;第二个答案是,石碑落定的位置等同于村落与溪的水利标高。  
嘘,别出声。他像一位将军早就看透了这小屁孩的那点心思,彻底毁掉了我自以为的质疑。

他哑哑嘴,接着说,这片森林历代村民都致力于保护这片原始森林。相传邑

# 秋阳洒在长安新街



俯瞰赤溪村 柳明格 摄

而后一个较大聚落长安新街的“新生”。  
多个类似下山溪因“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”而最终消失的小村落成为迁居长安新街的村民的乡愁,而离开赤溪去广西上大学的杜赢的乡愁,还多了这个越来越热闹的长安新街聚落。

对杜赢来说,这或许不是乡愁,而是一种“乡喜”。因为,许许多多偏僻的村落走向衰败,而深山里的赤溪村却在发展。这着实令人羡慕。三十多年前,我也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,去外地上大学。离开时,走在连接外界的山道,一步三回头,炊烟渐行渐淡,鸡鸣渐行渐弱,我泪流满面。那时流泪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对父母姊妹的思念和牵挂,我知道,跨出这一步,离家就远了,常回家就难了;但这时回想,那澎湃的泪水似乎还源于一种预感——对故乡的“抛弃”。  
自此以后,我的身后排着长长的离乡者队伍;到外地求学的,到城里打工的,及其在外地立足后就接父母接到城镇的……直到有一天,村里连一个人都没有了,除了主要用于暂寄古者灵牌的祖厅,连最后的一座房子也倒塌了,然后,废墟上长满了荒草,开着各种野花。  
我们成了没有故乡的人。  
而杜赢的故乡却在“逆生长”,因此,2013年大学毕业的杜赢选择回到赤溪创

业。但是万事开头难,一位刚从象牙塔里走向社会的年轻人,如何迈出创业第一步?所幸的是,赤溪已经成为政府重点帮扶的宠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,杜赢以“返乡大学生”的身份受到了扶持。赤溪有大量茶园,他选择了从事正处于上升期的福鼎白茶产业;不懂制茶技术怎么办?村里介绍他到老茶厂拜师学艺;学了技术没有创业资金怎么办?那时刚好有了大学生创业贷款……  
埋头创业,转瞬十年。

十年间,杜赢有了自己的茶业公司、茶园基地、直营店及营销网络,白茶游客体验观光中心;十年间,杜赢有了一批支持他的茶农朋友,以及像他一样回乡创业的年轻朋友;十年间,杜赢在赤溪迎娶了来自广西的大学同学、女朋友,并且有了孩子……  
十年间,国家战略已从“精准扶贫”发展到“乡村振兴”。

我在长安新街杜赢“赤溪白茶”直营店的大板茶桌前落座,老朋友杜赢热情地递过来一杯盛满白茶的小茶盏,氤氲的热气升腾起来,在秋阳的映照下,柔软而温和,像是这个时节的气息,也是杜赢的表情。从2017年我们认识以来,我观察杜赢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。杜赢庆幸于当时的选择,但其实杜赢“别无选择”,外头

宽阔的世界对他来说能走的路其实很狭窄,而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恰恰有广阔而实在的前景。对杜赢来说,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紧密相连,而他的村庄的命运与这个时代的命运同频共振。  
何其有幸!  
我想起赤溪的另一位“返乡大学生”,他也姓杜,叫杜琨。1910年,生于赤溪九鲤乌杯的一个书香门第,十六岁始游学霞浦、福州,后赴北平中国大学,和霞浦黄寿祺一起师从国学大家、易学大家尚秉和先生。尚秉和评价黄、杜二人皆能诗,而杜琨“尤清逸超妙”。黄寿祺也自叹“学之未逮”,赞其诗“有吞吐乾坤,睥睨一世之概”。杜琨毕业后辗转燕地张家口诸处讲学谋生,但身逢乱世,颠沛流离,落下一身病痛。回后乡养病,也想在家乡做点事情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“春笋万竿将破石而出,李亦跃跃欲花”,但“以之谋利,则管理不及”,原因是竹李山场在九鲤故厝,与住处相距五六里,他病后体虚,足力不能胜任,只能“以作一预算耳”。时运不济,天妒英才,不久后杜琨病逝于乌杯,只有三十四岁。

灵山水得孕英才,而时代却不善待于他。我想,要是杜琨生活在如今的赤溪,就不会“不幸遇乱,流离颠沛以病”(尚秉和语,下同),就不会“因病复流离颠沛”,就不会“万里而南归,归不数年而竟死”。而就会如杜赢一样,学成归乡,因生活在和平安定年代,生活在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,获得良好的医疗救治而长寿,进而建功立业,用自己的才华报效国家和家乡。

那个时代压在杜琨身上的“稻草”太沉重,但那个时代终究过去,我们为新时代的返乡大学生杜赢们感到庆幸,为赤溪的乡亲们感到庆幸。

起身辞别杜赢,跨出他的白茶门店,漫步在长安新街上,周身再一次裹满温暖的秋阳。此时,我感到自己也很幸福!



多彩乡村 幸福福鼎 主题笔会作品选登